

氏連砍數刀。刺腸剖腹以死。有婢巧珠。宿嫌外。聞聲驚起。狂呼曰。吾認賊。亦被殺。姚女揭衾窺視。被刺一鼻。次日日甲報縣。縣令朱文川乘成。以名進士出宰。向以斷獄如神。蜚聲江左。蒞驗已。詢姚女。女曰。昨夕睡夢中。欲開庭間墮瓦聲。疑是盜。不敢聲。比聞巧妹呼。知有變。甫揭被。刀已壓面下。痛極即暈。固不識殺人者誰也。因詳勘蹤跡。在桂樹下得血刀一。似為斷竹力。(報稱刀係增源僕拾而埋此。懼得禍。未敢聲。增源死。僕得疾。全非事實。)

增源下碎瓦數片。的係逾垣進者。增源即增源院落。先一日。有竹匠在內作工。縣令微笑曰。凶器固有主。而行凶者。非外賊也。仁甫歸。堅指為增源所殺。狀捕竹匠至。擲血刃視之。匠曰。刀確已物。某日為增源作工時。遺忘其家者。拘與增源質辯不認。令怒。大施三木。桎梏幾次。仍無供。縣令無法。詣邑廟拈香。夜與城隍同訊。祇冤枉二字而已。(報稱增源三次認罪。不確。)

時大中丞撫吳者。為關中趙展如舒翹。增源之妻。偏訴諸大憲。派委能員再拘。久久無供。逾年死於獄。案遂不結。先時中丞幕友元和某。先曾祖又村公之婿也。疑獄冤。謂增源與增初無大

兒女金鑑錄

(廿一)

海虞徐枕亞

合著

上卷

及病篤之頃。良心發現。乃至悲啼。哭寸步不能離。吾與汝各無相負。殊不必效此兒女事。亦大要王家。又有大恩德於汝家者。時哉。弗可失。祖宗之公案。亦從此了矣。夫人曰。母母慮兒意已決。惟與許。約期未屆。不妨姑為緩圖耳。太夫人曰。吾又憶前事。汝舅氏為王姓。事甚懸念。每函來。必以祁姓母忘。王廣銓為囑。其函猶在。余篋中。也言次。謂徐夫人曰。今日吾新健些。欲起作小坐。夫人乃起立。為之疊衾枕。並以半臂斜支其頸。有頃。問曰。母氏適乎。曰。甚適。復問曰。莊兒在否。語未已。莊姑應聲至床前。太夫人以手指床側竹筒。謂之曰。莊姑。汝其為吾將筒中書函。悉以奉來。夫人復一一審視之。檢二函出。交徐夫人。曰。汝其視此。祁王聯姻。使不可緩矣。夫人乃拆而閱之。皆唐丁姓致母氏者。一函色黃黑。似三十年物。一則色尚新。然亦似久擱者。太夫人指黃黑者曰。此汝甫歸祁氏時也。今日。二十四年矣。其函曰。

蘭姊莊次。不聆慈教。忽忽年餘。近維玉躬清豫。為祝。第籌辦公益。叨無阻。越惟居高自危。請退休。卒不得大吏許可。此期旦夕。如坐春冰。也令親戚。被囑鼻仇。攀萬金之獄。承辦者多訛詐。意渠資夜乞援於弟。深愧無左右大吏能力。為之解圍。幸貴同鄉王廣銓者。任泉唐縣學教諭。素以言行不苟。著省中。督撫司道。皆敬畏之。與弟交。最密。許為同道人。

隙。數十年既無事。一旦遽加刀。頗不近理。增源不睦於鄉。或為仇人所謀。藉以陷誣者。力勸中丞平反。是獄。趙公不然而曰。增源能熬刑至二三年。謂非大奸惡。誰其信之。沉沉狂獄。從此實恨而死。人非龍圖復生。何敢妄測。載筆之士。貴宜實書。不應全憑一己之意志。附會而致之焉。

●長沙朱氏。遇吳逆之亂。為兵所掠。欲奪其志。氏堅拒。衆莫敢犯。舟至小孤山。投江死。屍逆流三日。至故居水濱。夢訴其親。驚起跡之。獲屍。於懷間得絕句十首。余錄其兩絕。詩曰。少小伶仃畫閣時。讀書曾奉母為師。濤聲向夜悲何急。猶記燈前讀楚詞。狂帆慘說過雙孤。掩袖潛潛淚欲枯。葬入江魚浮海去。不留羞家在姑蘇。

(半齋)

小說日報

定閱本報一月大洋九角三月大洋二元六角半年大洋五元贈清華書局廉價購券券(可用一年)全年大洋十元贈清華書局廉價購券券(可用二年)此項七折。惟本報不取郵費。凡欲購者。請向本報或各埠代售處。實足通用。寄費並不另加。

中華民國十二年四月十一日

癸亥年二月廿六日

星期三

小說日報

第一二一號

發行徐枕亞

編輯許廣父

編輯郭元覺

廣告孫緯才

增刊許廣父兼

中陸城業南

銀行上海準備庫廣告

中南銀行鈔票由四行合設專庫已於上年十一月在天津發行現於上海漢口路五號設立四行準備庫定於三月二十七日正式開始發行計百圓伍拾圓拾圓伍圓壹圓五種十成現金準備公開發行以昭信用凡持有中南銀行鈔票者請逕向本庫隨時兌現電話處長室中三千八百六十八號辦事室中三千八百六十七號特此廣告

真正國貨淨素衛生調利精品素精

價廉物美上海北京路敦貽里大純公司發售

小說日報彙刊第二集出版

本報每三十號為一集用藍色厚紙封面裝訂成冊異常美觀茲第一集(第一號至第三十號)第二集(三十一號至六十號)第三集(六十一號至九十號)業已出版每冊實大洋九角外埠加寄費一角二分郵費通用書出無多欲購者幸勿自誤(四集續出)

英文教員待聘

茲有孫君于英文程度頗有根底因晚間尚有餘暇擬就公館或商店教授英文算術會話等如合意欲聘者請逕信本報許廣父君當即介紹接洽

天台山虞山二徐書約

余識海虞徐子天嘯枕亞見於海上五載於茲矣天嘯枕亞所刊金石諸章上規秦漢枕亞則以小說鳴奇鴻飛獸之資就驚蛇驚之態者庶於兩先生書見之海內藝林得其寸紙尺璧珍逾拱璧爰代定潤例如左

●匾額 每字二元 以一方尺為度 過則遞加 ●堂幅 丈二尺八元 八尺五元 六尺四元 五尺三元 四尺二元 三尺一元 二尺五角 一尺二角 每幅 每字一元 以一方尺為度 過則遞加 ●屏幅 丈二尺八元 八尺五元 六尺四元 五尺三元 四尺二元 三尺一元 二尺五角 一尺二角 每幅 每字一元 以一方尺為度 過則遞加 ●橫幅 每字一元 以一方尺為度 過則遞加 ●對聯 每字一元 以一方尺為度 過則遞加 ●書眉 每字一元 以一方尺為度 過則遞加 ●字過大過小加倍餘件不刊 ●已未立春日天台山農訂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本報緊要啟事

本報登載許廬父氏長篇怪現象二集不日登完預告結束接登許心父氏滑稽小說遮眼神特此預告

本報徵稿新章

(一)本報各種文字皆收外稿除小說概酬現金每千字自一元至三元外其餘雜稿贈清華書局書券或本報(二)來稿須繕寫清楚每篇每則務請注明字數若干(三)來稿願受酬者請簽名蓋章否則即作不受酬論(四)來稿登與不登概不發還 本報編輯部謹啟

小說界消息

大東書局發行之游戲世界・決計停版・趙苕狂已應世界之聘主編輯事

◎第一次的實報生活

職業原來是沒有什麼貴賤。只要是正當的。我是一個窮途落魄者。承許塵父和徐枕亞孫綺芬諸先生的厚意。挽救了我不少。但我

五所說會

枕亞

余今述第二事在清代同光之交魯之萊州府城有宋氏者世世爲商家父名正誠子名克仁克仁生母胡早卒正誠繼娶於牛氏是爲克仁後世也牛之性很多智而貌爲寬和與人言未語先笑終年不聞詬誶喧鬧聲鄉里親族交口稱其賢而止誠心亦竊竊賢之世俗慣例後母之於前妻所生罕能相處以和者而牛獨不然待克仁極謙讓衣必擇精美者以賜克仁而牛亦有子曰克義牛待之遠弗逮克仁克義或有怨言則杖責隨之彼嘗語人世間最難自處者厥維後母稍不慎則惡聲歸焉我寧薄己子而厚待克仁如是斯免於人言爾其持論如此人是以益以爲賢未幾正誠死克仁爲長子在理宜繼父持家政及諸商業進出收支之權而牛氏曰先人創業不易自亡夫在日未嘗令克仁與內外事吾懼其淺於閱歷弗勝重任且今克仁年輕今正宜多求學問爲異時應世地遽以家事輟學非所宜即我猶健耳事事皆所稔習不可不爲彼兄弟負數年責克仁雖承寬待頗不自驕聞牛言益感母人骨對人輒嘆息言自己不肯年紀如許大不能爲老母分勞任苦因悵悵不已凡聞克仁言者以牛氏能使前妻之子如此則亦羣頌牛賢顧未幾而克義亦長牛獨使供職所設商肆中弗令讀克仁以爲言牛曰阿寶笨甚讀書非所宜爨若父在日曾言兩子中當擇一讀書將來能在政界中佔一位置於顯良足即以一子繼我業足矣吾故令阿寶居肆中趁我健得隨時指導教訓將來足爲汝作策應耳阿寶者克義乳名克仁雖弗謂然亦弗敢再言以牛意已決言亦無益也而克義精明居肆數年習知商事上種種活動之計畫手段及家中財產之規略展布一切非克仁所知於是牛自言衰朽多病各

是一個對於世間少學問和經驗者。不免將金錢錯用了。時常受金錢恐荒着。所以便想了一個買報底生活。

清晨醒來。壁上的鐘告訴我，是七點了。我急忙爬了起來。做那天所必要做底生活。連洗臉都沒功夫去做。拿了五十份報。走出門來。心裏一想。小說有濃厚的情緒。人人都是喜歡看的。今天五十份報。一定可以賣完了。果然。沒跑多遠。便有個人買了一份。在這一份報裏。增了我好多興趣和快感。更堅固了我所想的底一句「一定可以賣完了。」的話。

到了四馬路。來來去去的人。如蟻一般的多。我以為這裏一定會有入買報的。便立定脚步。把兩隻銳敏而含有希望的眼睛。直注着這些來往的人。可是來的人也不少。去的人也很多。都給了我一個深刻底懷疑和失望的印象。他們大步的走着。但不問我買報。而且有些人一瞧都不瞧我手裏的報。這回有個十八九歲的少年。看上去好像是個學生。他深深地看了我一同。我以為他是要買報的表示了。那知我說着一個「看報嗎。」他便悄悄靜靜地走了。大概是九點鐘底光景了。我立着到力疲起來。看看手裏五十份報才消去一份。我凝着神想了一回覺得我的失敗。是由於我不會

新車最佳禮品爲

新率
特別
裝璜

本館門香烟

英華書局總發行

賣。人家只顧走他的路。那知道你寂沉沉的立在這裏是個賣報的呢。定要先生先生的喚着。報呀報呀底叫着。才能有人買呢。於是我看見了一個人。問先生買報嗎。……不住的喚着。可是這些先生們都把頭波浪般兒似的搖着。他們好像是怕這報似的。一看便搖着頭。有些人們。並沒有看見這是甚麼報。却也把頭搖着。甚至還有些頭都不搖。好像沒聽得一樣。這時走來一個五六十歲的老人。身上穿着件破夾衫。我是很鄙薄他的。以為他一定是不買報看。所以並沒喚他先生。那知竟出我意料之外。他在破衣袋裏摸了幾摸。拿出四隻銅板。買了一份去了。我正在想這老人家買報的事。忽然看的一個巡士。擎着一根鞭子。在那用力打車夫。我把兩隻眼的光線移了去。呆呆的望着。很覺得這個車夫可憐。車夫跑去了。我看見我手裏報才只賣了兩份。又悔痛起來。我不當看這個車夫。因為我在這四五分鐘裏。沒喚先生買報。不然。在這走過去的幾個先生們裏。或者有幾位要買報呢。我還是一聲聲喚着。叫着。有位着西裝拿着司鐵克的青年。我叫了他一聲。這位先生做出很沉重的樣子。發出很強大的聲音。說「不要。」我聽到吃了一驚。既而想想。到也好笑。你不要就好了。

事悉委諸克義時兄弟皆已娶克義婦毛氏乃昌言析居克仁讓克義克義已入婦言弗理克仁家庭之變故日至牛氏病中惡語謂樹大分枝事理之常卽析居亦得克仁不得已從之及分產克仁所得僅劣田宅數處他無所有克仁本不明家務亦已安之其婦劉心不能平怨親族處分不公而克義曰我家本無多財產年來歲歉肆中又每年虧折兄豈未之知邪克仁聞言惘然劉謂聞人言肆中有盈餘今叔言虧折何也克義笑曰無怪嫂氏多疑商場事非兄嫂所知吾肆資本短促周轉不靈向賴莊款活動錢餉眼光如豆大勢利無比苟吾虧執肯以款濟我急近來市面日壞各商號鮮不虧耗者然皆自言贏利率以此也克仁夫婦雖知其僞恨平時太不留意今茲交涉乃毫無把握且自茲以後克仁遂日趨窘鄉年用不足則稱貸於弟認重利押產業爲質久之則克仁薄產又盡屬克義克仁窮至無立錫地牛尙在就養克義家猶時時周卹之人以是薄克義而多牛但惜其年老昏瞶乃坐令克義待欺凌其兄云

枕亞氏曰牛雖寬柔然識者已知其客氣用事非真能慈於克仁或曰牛之寬柔與後之衰老昏瞶皆其手段之辣者若然吾亦甚佩其才耳若克仁雖有孝心而不識世情如此此亦妄人也已矣

嘉定黃媛介。儒者女。長吟咏。以夫楊興公家貧。不能娶。流寓吳門。後客虞山。時黃詩名日噪。文人仕女。交游者頗多。曾有和友詩云。月移明鏡照新妝。閨閣清吟已雁行。花裏雙雙巢翡翠。池中六六列鴛鴦。黃梁熟後遲仙夢。白雪傳來促和章。一自蓬飛求避地。詩成何處寄蕭娘。

(半齋)

○超然堂筆記

軼塵●

光緒壬辰。邑武生錢增源殺婦嫌疑。逮獄瘦死一案。後人冤之。後滬上某月報。有書常熟徐福孺獄篇。(徐係錢之悞)語多附會。增源。邑之徐莊人也。莊故僻。居戶數十家。大半務農。而增源則相知文義。矯矯焉作鷄羣之鶴。家尙殷實。惟性吝嗇。鄰有緩急。不肯貸一錢。叔仁甫向弗悅增源。謂若人眼高於頂也。婦丁氏。福山產。性甚和平。侍宗族戚黨有禮。(報稱仁甫操縱還業。洪楊亂變被擄營中。與某會妻通。偕遁私妻之說。均不實在。)某年增源以毆斃佃戶被控。懸叔斡旋。不許。訟已。傾產百餘畝。增源以乃叔坐視。意甚不釋。而仁甫亦不直增源所爲。時多侵責。是爲叔枉構怨之始。然十餘年相安。無有異變。迨壬辰三月。仁甫進香往浙。丁氏招城內姚姓外孫女爲伴。同臥一室中。某夜既失。有人逾垣入室。將丁

○超然堂筆記

愛看戲劇者請閱劇場週報

本刊內容 載專京津滬漢各大埠劇場消息及富有趣味之戲劇談評劇本等（京戲新戲影戲崑曲粵調越腔均包括在內）之文字爲劇界唯一良好消遣品每逢星期六出版裝訂成五彩色封面精緻美觀並選登時下名伶照片以增閱者興趣已於陽曆一月二十號出版愛讀諸君盍興乎來

歡迎投稿 本刊抱公開主義除特約海內著名流劇學專家担任撰述外並歡迎各界惠稿（各處劇場消息及短小精幹之戲劇評論尤所歡迎）一經登載當以現金（一元至十元）或書籍爲酬投稿詳細章程請閱本刊第一期可也

定價每冊五分

總代售處上海棋盤街公民書局

分銷處上海各大書局及賣報人

總發行所上海北四川路廣吉里西六弄劇場週刊

◎記嘉善慘殺案

嘉善。浙省一縣治也。以風淫鎮與蘇省毗連。楓涇澆越甚廣。半屬浙而半屬蘇。其地當秋汛之際。水漲則田廬皆沒。自清代以來。皆有省款補助。築堤岸。以阻水。民賴以安。光復時。有土豪沈某者。以勢力主持鎮事。縣官袁慶堂。頗信任之。值沈某到署。袁沿例以堤款委之。屬銀散鄉人。而隻身去滬。營商業。既而水且至。鄉人噪於縣。袁言已屬沈轉發。為時久矣。於是鄉人以沈為侵吞公款。糾眾至沈家。辱罵萬端。沈氏家人。乃急電滬。促沈返。沈得電。怒甚。遣而歸。將至鎮。遇伍某。共議以兵力解散鄉人。乃共投緝私營。借兵船數艘。兵若干人。各執軍器。乘船抵家。鄉人猶未散。聲言將毀沈之居。且怒。譁曰。彼吞公款。猶敢以兵來脅我。我等即死。必與彼拚命。遂開而河。甲本外邦學子。性躁急。少不更事。以眾敢相抗。命開槍。軍士未敢應。而民衆大至。甲奮槍。自斃一人。衆大呼沈某殺人矣。譁而上。軍士不得已。咸開槍拒擊。斃者七八人。衆益憤。誓全體與拚。沈知勢不敵。乃返舟遁。衆不得逞。則返毀其家。沈家人咸遁去。

上海勸業局勸業

上海勸業局。倒有一半掛着。誠實拍賣。放盤。廉價。這牌子。內中雖然也有。是真實的。但是。倒有。多數。借名。而欺騙。顧客。呢。他們。表面上。着。這種。牌子。其實。反。而。暗。中。增。價。不。過。我。想。買。主。上。當。總。只。有。一。次。的。倘。然。長。此。以。往。怕。終。歸。不。住。能。到。那。時。候。連。那。真。實。的。也。就。沒。人。相。信。了。勸。業。局。還。是。早。早。把。假。具。具。放。去。了。罷。若。要。求。營。業。發。達。還。是。向。貨。真。價。實。四。字。上。去。求。為。是。

第一幕 解組 (凡切末切難成不能立時開幕者均跳加官以待之)

本劇簪花梅

說明。明。廣。東。巡。撫。吳。秉。鈞。姑。蘇。人。氏。即。今。蘇。州。府。因。嚴。嵩。專。權。不。願。為。官。告。職。還。鄉。帶。領。夫。人。岳。氏。女。兒。吳。素。娟。公。子。吳。珮。先。至。湖。南。岳。州。府。為。子。完。婚。脚。色。外。吳。秉。鈞。老。旦。岳。氏。小。旦。吳。素。娟。古。裝。吳。珮。院。子。鬚。小。紅。水。手。切。末。華。堂。船。棧。

李源洲

(吳秉鈞便服新白蠟上唱元板)恨嚴嵩害盡了忠臣良將。為國家只落得晝夜愁腸。將身兒來至在二堂以上。且喜得脫朝衫。回轉鄉里。(坐介家院暗上)

閑話

現代社會。貧富階級。懸殊太甚。在富者以金錢驕人。原無足怪。而貧者以無金錢自卑。乃自失其人格也。殊不知富人之錢。重於生命。非萬不得已時。決不肯輕易與人者。昔有富人持千金示乞兒曰。吾富爾貧。爾願單躬向我乎。乞兒曰。爾有千金。我與爾無涉。爾不能因我乞憐而有所分。我則與爾相等。我今與爾五百。爾願分我五百乎。金全與爾何如。乞兒曰。我得不乞憐於爾。富人曰。我將千金與爾。乞兒曰。我得不乞憐於我矣。

太前門香烟乃在中國最先製造之五等香烟



大英商門前門有限公司總經理

他不是關手。一到就說肚子餓了。要我們去買點心來吃。雖說他不懂這裏的規矩。那手段總該漂亮一點。難為他體諒我們。在袋中東挖西挖。先挖出一大捲鈔票來。望去約有幾百塊錢。我們可不曉得什麼用意。也不去問他。但見他翻來覆去。把這許多鈔票。一五一十的。點了一回數目。馬上又收了起來。塞到裏邊。只裝兒去了。重新又在別的袋裏。挖出一大捲洋錢角子來。約摸也有幾十塊錢。他又顛來倒去。算了一回。這才從許多洋錢角子中間。挖出一隻八開來。說道。去買一盤饅頭來。餘多的。就不必找了。賞了你們罷。……我們聽到這裏。不覺嗤的笑了一聲。耐冬又道。想他這意思。一定自以謂闊到了不得呢。其實我們雖則窮得吃堂子飯。這幾個銅板的事業。還不在我們的眼珠子裏呢。可笑他居然神氣活現的。說得出一個賞字來。我們又不是他的下人。又不是他的娘姨丫頭。誰耐煩上海近十年目觀之怪現象 一百九 東越許廣父著

……說到這裏。大家又笑了一陣。仲起問道。到底後來他怎樣收場呢。耐冬笑道。後來麼。倒便宜了他了。剛剛我娘回生。意上來。得知這個原故。也笑得什麼似的。忙着把一只八開遞了他。又說。這裏沒有要客人自己買點心吃的規矩。別說一盤饅頭。就是多少要吃大菜。喝洋酒。我們窮堂子裏。也還供給得起。就是供給不起。我們也要自去張羅。不得領客人的錢的。他聽了這話。才說了一句。既如此。等下一起算罷。我不和你們客氣了。當時我們還笑說。他既說一起算帳。倒也好。今兒散了帳面。索性叫帳房先生開一個細帳給他。幾元幾角幾分幾厘。統統和他細算一回。倒也是堂子中別緻的事情呢。我們聽了這話。也笑得說不出話來。因問他們。究竟他後來又偷了你們什麼東西啊。老三笑道。其實呢也沒有偷去什麼值錢的東西。他吃了點心。就問我們可有鴉片煙。要買一點。又是我上海近十年目觀之怪現象 一百十 東越許廣父著

領他這幾個大錢的賞呢。比及我們問他吃什麼饅頭。他又說不出來。我們才告訴他。這裏的饅頭。有一百多種。……說到這句。他倆都笑將起來。我也笑了一笑。說道。你們也大膽不起人了。他是無錫地方生長的人。又不是真正鄉下土老。難道連這點都不知道麼。耐冬老三同笑道。說也好笑。他聽了這話。倒並不疑我說謊。仍是笑嘻嘻地問道。怎麼饅頭有這許多種類呢。我們就回答他說。本來不必來問你的。因為不曉得你要的那一種饅頭。是什麼價錢。也許一只八開。還買不到一客。我們果然賠不起錢。即使用不着一隻八開。既承你大少賞賜我們。你瞧。我們樓上樓下。男男女女。一共有十幾個人。知道每人派得幾文。等下纏不清楚起來。別爲了太少這賞錢。倒累得我們打出人命來。這可有虧犯不着算呢。他聽了這話。才有點子明白起來。但見他面上紅了一紅。一時倒說不出話來。

娘說。鴉片煙儘有。也是我們應分供給的。料道他終是一個好戶頭。特地把自己吃的煙。挑了一大盒子出來。差不多就有一錢光景。這在我們娘。已是大大的出手了。果然他吸了一口。連好稱煙。這是什麼土和什麼土合起來煎的。可是麼。我娘還笑他。真有本領。把煙味辨得真。那知這等人是和客氣不得的。稍許優待了一點。可就引上了臉了。吸了一盒。又添一盒。接連添了三盒。添得我娘心頭肉兒疼得說不出話來。……我和仲起聽到這裏。不覺嗤的一笑。耐冬接笑道。這也罷了。那知這厮越弄越不像樣起來。後來索性翻人不防。在自己袋中。挖出一個小盒兒。將吃剩的煙。全都倒了進去。還有粘在盒面上的煙。用一個手指頭兒。抹了又抹。偷得乾淨了。這才張起他一對賊眼兒。東瞧。西看看。好像在那裏調查我們有沒有聽見的樣子。……耐冬說到這裏。我倒不笑了。不由點了點頭。

▽誰使你們墮落

徐因時

歸家浜街橋樓下。要算乞丐聚集的地方了。日間托着鉢。拿着破竹。一步一顛的沿門乞食。到了夜間便鋪開敗蓆。在此過宿。日久月深。他們也慣了。彷彿當他逆旅一般。飢餐渴飲。比較家徒四壁數米而炊的人。反覺得無憂無慮少一些心事。所以月白風清之夜。也有幾個會說笑的乞丐。唱着不入調的歌曲。消道消道。真是苦中作樂。但是裏邊除着一個有足疾和一個盲目的外。大多是身體並不殘廢。可以做事的人。究竟為什麼要做乞丐呢。真除非去問他們自己或者還能不很清楚的答復。可是我雖天天在這左近走過。總沒興致去問。有人說。『跨街樓下住乞丐。怕是我們市上的特點嗎。應當叫警察所取締。』我以為『警察取締。是消極的。還須研究他們墮落的原因。想一種補救方法才好。』光陰易過。一瞬幾年。非但沒有減少。反又添了幾個。我這番可忍不住了。便把他們的來歷打聽個仔細。寫一些出來。好讓留心社會的人看看。

楊辛生是一個貧兒。小時候他父母原想送他去讀書。却有一層困難。就是國民學校裏。都要收費。完善的義務學校。沒有開辦。只得罷休。他父親是在一家商店做夥友。每月賺不到四五塊錢。在十多年前。或者還可敷用。現在却不對呢。一升米要一百六七十文。一捆柴也要一百多文。其餘衣服日用。更不用說。總之比較從前。不知增加多少倍呢。像他一家三口。自然不敷甚鉅。所以辛生十一二歲時。他家裏已是負債纍纍。不過果

家知道他父親是有生意的人。還不致這樣的催迫。可憐隔了二年。他父親因為操勞過甚。得病死了。辛生母子的悲傷不必說。那生計却愈困難了。簡直有「典質度日」的概況。許多債權人。更是鬧得一片索債聲。女人家是經不起憂愁的。不上幾時。也跟着丈夫去了。唉。這樣一來。叫辛生怎樣處置呢。莫說過日子。就目前喪葬之費。也分文無着呀。結果便由善堂很草率的殮了。要望親戚朋友的幫助。是比登天還難。他們不向你討宿債。已是萬分情面了。本來「世風日下。人心不古。」也怪不得許多。那嗎辛生除出討飯。做乞丐。還有什麼法子過活。他固然是一個有希望的青年。並且很不願意墮落。只是沒有人去可憐他。援救他。又從小沒學得一技之長。雖欲自好。也力不從心了。

(三)

張二。木匠出身。年老力衰。做不得工了。無計可思。流爲乞丐。

許多好玩的地方。以前的「坐守家園。」看實可笑。自此之後。他終日在外游蕩。到更深夜半才還家。有時竟在外邊宿了。初起他父母還要輕聲輕氣的說幾句話。後來也「司空見慣。」置之不問了。別的不打緊。只金錢一項。却經不起使用。整千整萬的去了。差古道：「一失足成千古恨。」這句話委實不差。不上幾年。他把他家產揮霍過半。並接二連三的做了幾件偷竊。拐騙。一類不正當和犯法事。名譽掃地。到底由族長出面。叫他父親把他出族。他既沒有依傍。自然立不住腳。翻了下來。終日價不顧羞恥的念着：「姑娘。太太。老爺。少爺。……做做好事。打發點。……」唉。誰使你墮落啊。

*** ** *

◆著作家的眼淚

章隱俠

一間東倒西歪茅舍裏面。坐着一位著作家。他是面目黧黑。形容枯槁。好像有滿腔憂愁的。書檯上一盞燈。光綫如豆。更顯着一

▽ 著作家的眼淚

一間東倒西歪茅舍裏面，坐着一位著作家。他是面目黧黑，形容枯槁，好像有滿腔憂愁似的。書檯上一盞燈，光燄如豆，更顯着一種蕭索景象。這時候他正在那裏絞盡腦汁，搜索枯腸，構造小說的資料。忽然間，他點頭簸腦起來，好像已將小說大意，結構層次，多想好了。這就伸紙磨墨，振筆直書。猶如蠶食葉一般，起了一種聲音。但是他寫了半晌，不知怎麼把筆一擱，滿面悲容。兩眶溢淚，幾欲奪眶而出。但始終沒有落下來。接連着長嘆幾聲，自言自語道：「吾雖時常著述小說，但披露者很少，想是他們因我不顯著，也就不看稿件內容怎樣，拋向字簍去了。唉，我慘淡經營，費了不少心血，祇換得他們順手一拋。這真是文人末路。文字無靈，怎不教我痛哭流涕。」

大前門香烟
無心不知之最
優美上等香烟



大英商總
門前大

讀者俱

樂部

●惜紅詞賸

綺緣

憶自三歲前學詞。偶有所成。輒投諸敗簏。共得三百餘闕。今偶啓視。竟不翼飛去。似此覆瓿物。能代爲銷毀。固屬幸事。特尚有流落他處而轉抄來者。凡十數闕。姑錄出之。聊當雪泥鴻爪可耳。

太平時（暮春出遊見郊外有

送行者口占此)

芳草天涯路欲迷。短長隄。綠楊枝上杜鵑啼。喚征蹄。細雨斜風。渾不住。剪春衣。桃花紅到小橋西。亂英飛。

浣溪紗

私向菱花憶笑鬢。金爐香麝散春痕。夜深淚濕紫羅巾。笛韻吹殘涼月意。琴心參透落花魂。鴛鴦深處夢梨雲。

探春令(閨情)

茜紗窗外覷鸞啼。惜韶華如綺。
任春魂勾入東風裏。只是向瓊帷
睡。雲鬢蓬鬆金釵墜。起向闌
干倚。看小桃枝上露華點點。也
似傷春淚。

減陳（蘇小墓）

燕雙雙。啣得紅泥骨亦香。輕

△雙線記

[illegible]

煙細雨。淒絕湖邊芳草路。何處
王孫。來弔亭亭倩女魂。
生查子(秋夜)
明月漾輕雲。映徹天河靜。階下
偶徘徊。踏碎繁花影。銀燭素
光微。寶鼎幽香沁。四壁冷蛩鳴。
欲喚秋魂醒。

雙棲豔史

(七)

稿來然天

陸碧塵和汪美菊。本是不相識的人。後因經別人的介紹。便結爲朋友。後來碧塵看美菊品貌端正。很是愛他。一日。便向他求婚。美菊見碧塵平常日子待他很好。也久有此心。于是就答應下來。因此他們就由朋友變而爲夫婦。不多幾日。他們已結婚了。結婚之後。他們倆真恩愛的了不得。碧塵一刻不忍離開美菊。美菊也一刻不忍離開碧塵。平常日子。他們總手挽手的徜徉在郊野之外。或馬路之中。旁人見了。那一個不羨慕他們倆愛情的濃厚。他夫婦聽了也私自慶幸。得其所偶。流水也似的光陰。忽忽已過去五年了。其時美菊已生了四個孩子。他的面龐本是很豐潤。很美麗的。現在因經了產事的勞苦。家事的煩擾。已消削了許多。你看他從前一雙明媚的秋波。現在已深凹在眼中。無神無光。從前一

個又豐潤又美麗的面龐。現在已變了又黃又瘦。更加家事忙碌。常久不施鉛華。那黃瘦的面龐。更加顯得難看。這時碧塵在外謀事。經濟比較從前寬裕得許多。他見美菊容貌日衰。更不似從前那般恩愛了。有的時候。美菊服待他有些不到。他便要發脾氣。打他罵他。美菊見他如此。也沒可奈何。惟有在暗地裏飲泣吞聲罷了。日復一日。碧塵越發看不得美菊。每日非打即罵的對待。美菊每欲尋死。却又捨不得兒女。沒奈何只得暫時偷活在世上。

碧塵既然不愛美菊。且身邊有錢。便日日在外面尋花問柳。沒有事情。永不肯回家去。後來愛上

一個妓女。將要討他轉去了。他亦不同美菊說一聲。後來被美菊探聽出了這樁事情。知道一娶回來。對於自己。大有不利。乘一日碧塵回家時候。勸他說道。我聽得你在外愛上一個妓女。不久就要過門了。我想那妓女是討不得的。他現在跟你。是爲你有錢。將來你一旦沒錢。他避你且不及呢。碧塵聽說。大怒道。你這不要臉的黃面婆。你敢阻擋我行事嗎。我娶人。於你甚事。你是我的誰。敢同我來說話。滾開些。我屋裏不要你在這裏。快些與我滾蛋。一面說。一面便拳打足踢的推他到戶外去了。美菊到此